

步深入到具体批评家的批评理论文本中，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诸批评形态的连续与断裂，从而勾勒其历史与逻辑流变的脉络。

批评形态研究注重在不同层次上审视批评活动，把文学批评形态看作一个涵盖观念系统、批评方法和批评话语等诸层面的批评类型，这就使研究者可以把以往关于文学批评的划分标准——如理论基础、流派、方法、话语和问题域——纳入到“形态”的不同层次中去，使具体的批评活动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一些按不同标准分类的批评形式，如主客对立和主体间性批评模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模式，可以按照观念系统、方法和话语等层级划分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从而可能使不同的分类标准并存于同一个批评形态中。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指示了一个新的维度。

“批评形态”研究重视每一具体批评活动的生成条件和特殊性，尤其强调经由批评意识的审视和改造而赋予理论的当下性，使文学批评理论摆脱了被简化、固化和编码的命运。它消除了“范式”的歧义和抽象色彩，把对理论渊源的回溯和对具体批评的产生条件的探析结合起来，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既有理论发展的总体意识，又有对理论发生的当下性的特别重视，从而使研究综合了思想史（探究初始起源）和谱系学（关注具体来源）两种学术取向。可以预见，这一思路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产生相当积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1&ZD0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①② [美] R. 韦勒克 《二十世纪文学批评主潮》，丁泓、于徵译，选自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第 327—328 页，第 330 页，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
- ③ 陈学明等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第 3—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 ④ [英] 佩里·安德森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钰等译，第 68—69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 ⑤⑥ [美] 托马斯·库恩 《必要的张力》，范岱年译，第 28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⑦ 韩东屏 《哲学有范式吗？》，《理论视野》2009 年第 10 期。
- ⑧⑨⑩ [美] 赛义德 《理论旅行》，《赛义德自选集》，第 138 页，第 151 页，第 153—15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⑪ 赵建红 《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与越界说”探讨》，《当代外国文学》2008 年第 1 期。
- ⑫⑬ 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Harvard UP, 2002), pp. 440—443, p. 446.
- ⑭ 赖大仁 《形态学与文学批评》，《学习与探索》1997 年第 5 期。
- ⑮ [美] 托马斯·门罗 《走向科学的美学》，石天曙、滕守尧译，第 239 页，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4 年版。
- ⑯ [苏] M. 卡冈 《艺术形态学》，凌继尧、金亚娜译，第 1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 ⑰ [英]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选自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第 109—110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

被遮蔽的空间：马克思文学 地域批评思想初探

钟仕伦

1865 年 7 月 31 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

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1866年2月20日,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写信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②就在这些因“艺术的整体”和“内部联系”闪耀出来的“辉煌成就”中,我们将会看到,被经济学、哲学等学科所遮蔽的空间——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的光芒。迄今为止,在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似乎还没有对马克思的地域批评思想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拟从表现形态、自然规定性与历史想象力、美学渊源与理论基础三个方面对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进行初步的探索,试图从新的视域来研究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理论。

一 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表现形态

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的视野非常广阔,从《伊利亚特》中的“围绕着耕地的栅栏”到“现代小说的天国”苏格兰高地,从定居的印第安人的歌谣到罗马尼亚的文学运动,从莎士比亚到“印度公社”中的诗人,只要能触发马克思的研究兴趣,切合其革命实践的需要,特别是经济学、哲学研究的需要,马克思都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视野。正如苏联美学家米哈伊·里弗希兹所说,“马克思在经济学著作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实际上都带有美学性质”^③,马克思经常引用文学作品来形象直观地阐释他的经济学、哲学理论。也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出与众不同之处。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或者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研究,都围绕着资本、货币、价值、利润、工资、地租、存在、意识、意识形态等这些不全属于文学批评领域的术语和范畴展开,实际上,正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哲学问题时,马克思表现出深刻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马克思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文本系统来讨论文学的地域性或某个地域中的文学现象,他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大都蕴涵在他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美学等经典著作对文学作品的引用之中。“在马克思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闭关自守的部门。诗歌(像海涅的诗歌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小说(像古斯塔夫·波蒙、埃蒂耶纳·卡

贝和乔治·桑的作品)、剧本(像古斯塔夫·弗莱塔格的《新闻记者》,马克思很久之后才看到这个剧本),显然是和另一些具有更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的体裁的作品相关,并且可以有益地同这些作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④柏拉威尔把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转换文学”(meta-literature),意指马克思“把过去的作家创造的人物和情节加以变换、颠倒,用来表现原来的作家从未想到可能表现的事物”^⑤。例如,席勒的《钟之歌》中有一句著名的诗句——“同束胸和面纱一起,这个美丽的幻想撕破了”,席勒的诗意是说新婚之夜的情欲战胜了爱情,但马克思却用它来表示“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在殖民地的撕毁。当马克思用席勒的诗歌说明殖民地的经济活动时,席勒原本没有地域意义的诗歌具有了地域批评的价值,这是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的独特之处。

这种特点还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在该书中,即使像“合并为一个民族的那些希腊部落之集中于一个小地域内,必将使方言的差异为之消灭,而后来文学语言的产生,更加促进了这一点”^⑥,“古代的歌谣是他们(日耳曼人)的唯一的传说和编年史。西班牙人在定居的印第安人中也发现过古代歌谣”^⑦,即“文学语言的产生促进了地域方言的消灭”这类地域批评观点,仍然是为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的目的所用。此外,将出现了用诗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梭伦时代归属于“野蛮晚期特点的氏族制”^⑧、用荷马史诗的写作证明“文明期在亚洲的希腊人中”的开始^⑨、借希腊悲剧中的“阿哥拉”(人民大会)比配印第安人部落的“酋长会议”、引《伊利亚特》“有名的片段”中的“巴塞勒斯”(战时军队的指挥者)说明人民大会的军事民主制等^⑩,更是带有明显的“转换文学”的色彩。

马克思早年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体现出“辅助意义”^⑪这个特点。正如恩格斯称埃蒂耶纳·卡贝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为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圣经》,《犹太人问题》“显示马克思颇为重视现代文献小说,他在论证的过程中,描绘了北美的宗教状况,资料主要取自三个来源,即德·托克维尔的著作、托·汉密尔顿的《美国人

和美国风俗习惯》和古·德·波蒙的小说《玛丽或合众国的奴役制》（1835年，布鲁塞尔版）。¹²马克思无拘无束地摘引波蒙小说里的词句，而并未指出他的作品在类型上不同于德·托克维尔和汉密尔顿这两位提供情况的人的著作”，¹³这正好说明马克思是从“地域中的文学”，也就是从区域、国别的地域批评的基本维度来对待波蒙的小说，尽管文学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变成了社会批判的手段，即用文学作品来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国别性。

恩格斯从挪威的地理隔绝状态和自然条件分析挪威文学的繁荣，用伯尔尼高原上的山岳人批评卡尔·格律恩对“自由”的混淆，与此不同，马克思的地域批评思想往往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显示出来，呈现出一种被遮蔽的空间形态，这在早期马克思那里已经有所体现。在为《莱茵报》撰写文章期间，马克思发现了美学家的语言表达技巧同地域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描写德国摩泽尔地区葡萄酒酿造者的贫困处境时说，“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¹⁴诺曼·杰拉斯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坚定地贯彻人类本性的概念，而且几乎是无懈可击的”¹⁵，如果这一说法正确，那么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所描绘的贫困居民睡觉的“毫无顾忌的呼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马克思将这种“人类本性”与“最优美、最谦恭的表达方式”的内在联系——特殊的地域环境与贫困对人类本性的异化——以否定性的形式揭示出来，让我们看到，在“美学技巧”的背后，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结果。因为，“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¹⁶。思想表达失去的实际上不是“最优美、最谦恭的表达方式”，而是思想者存在的现实性。

因故乡的生活条件而影响美学技巧的表达，马克思的这一说法，让我们联想到康德将瑞士山民“乡愁悲剧”的原因归于“瑞士山区的空气”¹⁷和“家乡的亲情”¹⁸的批判。与康德的“乡愁”说相比，马克思更看重的是故乡的生活条件对人的审美意识的影响，而不是“山区的空气”。故乡的生活条件决定着美学语言表达的方式和技巧，从而也决定着

文学艺术创造的方式和技巧。换句话说，马克思始终从社会分工造成的阶级性及其经济条件来考察文学的地域性，他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具有一种以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形态特征。

二 自然规定性与历史想象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和社会分工受到妨碍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地域局限性，地域局限性只会使人，例如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劳动技巧的兴趣“升华为某种有限的艺术感”¹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将使人的“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²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推断，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高度统一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影响人的自由发展的地域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将会消亡，文学的地域性才会被文学的世界性所取代，这是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之所以存在的历史因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研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等所留下的“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²¹的手稿上，看到马克思对地域环境的重视和对作为“意识形式”之一的地域批评的思考。马克思此时正想研究艺术史，“同研究任何事物一样，研究艺术也必须（正象海德很久以前就坚持的看法一样）从自然决定一切开始——马克思特别提到部落和种族。当他转而谈艺术史本身时，他的语汇就使用了大自然世界的一些词。马克思也同浪漫主义作家一样，把艺术的发展比作植物的不同季节。他用了开花季节，繁盛时期（Blütezeiten）这样一个词”²²。他还用“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比喻复活德国15、16世纪的引起“美学上的反感”的粗俗文学的海因岑。²³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的“意识形式”总是离不开“自然规定性”。

马克思所说的“自然规定性”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地理障碍和“地域人种”的规定性。

“自然规定性”和“部落”“种族”是构成“地域人种”的基本要素，而“地域人种”又是构成地域环境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地域批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研究文学地域审美意识时，始终把“自然规定性”同社会环境相结合，强调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我们从马克思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塞西莉和玛丽花的评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个特点。马克思对玛丽花重获自由的评论“叠画”出“自然空间”（大自然的怀抱）与“社会空间”（资产阶级生活）所构成的《巴黎的秘密》的艺术空间，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城镇—乡村对立的“空间强调”。^{②1}

后现代空间理论解构了传统的“空间”概念，把空间看成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对空间生产的这种新的关注，已经从诸多角度进入了文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角度，正如索亚和哈维有力地证明的，空间早已成了马克思本人的很多著作中重点关注的对象。”^{②2}只不过在马克思的地域批评那里，作为地域的空间因传统而表现为“历史想象力”。“历史想象力”在地域批评中具有关键性的阐释学意义，离开了“历史想象力”，难以真正揭示出文学的地域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费尔巴哈、布罗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等人提出批评时，阐述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分工和文化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每一种文学批评都离不开批评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并强调，对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文学展开批评，没有历史想象力，便难以达到批评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必须按照他本身的条件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来理解他。他们坚信，文学批评家如果缺乏历史想象力，就说不上是文学批评家了”^{②3}。而一切历史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没有无社会空间的历史，也没有无历史的社会空间。因此，历史想象力也自然包括空间想象的成分，没有空间想象的历史想象力是苍白无助的，至少是残缺不全的想象。

在文学地域批评中嵌入了“历史想象力”，既突出自然规定性，又强调社会空间的重要性，使得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超越性。这种历史超越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研究

文学艺术作品时，并不单纯地考察地域环境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将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与地域环境结合起来，辩证地分析文学艺术的地域审美特征，揭示其历史性与空间性保持大致平衡的时代规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拉斐尔、达·芬奇和提威安诺的艺术风格的比较最显著地体现了这个特征，突出了地域批评中的历史想象力。

三 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美学渊源及其理论基础

正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主要分别是对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是对欧洲自启蒙主义以来的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柏拉威尔说，“马克思从19世纪30年代直到50年代这段期间阅读美学著作的情况，已由里弗希兹、卢卡契和帕祖拉等学者很好地考证录实下来；至于哪些作家和作品对马克思本人艺术观的形成可能发生过影响，现在也有人开始探索。康德，文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奥·威·施莱格尔，（当然也包括）黑格尔都被人引证过；格奥尔格·福斯特和费希特关于‘间离’艺术的想法也被引证过；此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卢梭、狄德罗和斯塔尔夫夫人这些非德意志思想家和作家的文艺和社会观点，也同样有人引证过”^{②4}。在1843年3月—6月，“他研究过的政治理论学家当中有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尤斯图斯·麦捷尔”^{②5}，“马克思的著作在文学上发表的美学见解，在很大程度上要追源于海德、歌德、席勒、奥古斯特·施勒格尔、黑格尔的美学。”^{②6}这一长串名单中有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有诗人、小说家和戏剧家。其中，孟德斯鸠比较早地论述过不同气候环境中的人的性格及其艺术接受上的差异，为西方文学的地域批评奠定了基础；康德研究过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鉴赏的偏离”；斯塔尔夫夫人对北欧文学和南欧文学的不同发表过精辟的见解；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过“诗性地理”这一重要命题，并从荷马史诗中考证出“阿特拉斯”（Atlas）的实际地理位置。^{②7}这些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很有可能对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产

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认同过维柯区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黑格尔，事实上，马克思对阿拉伯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保留下来许多优良的品质”的夸赞^①，就很难说没有黑格尔分析阿拉伯人与“酷热的沙漠”“星空”和“帐篷”之关系的影子^②，而下面我们将谈到的马克思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其渊源有可能就是黑格尔“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的思想^③。

这里有必要提到马克思与荷尔德林的关系。早在1835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已经表达过与荷尔德林的小说《徐培里昂》同样的主题，马克思“象席勒和荷尔德林一样热切地希望这种‘全面的人’的出现”^④。而且，马克思“把艺术的早期和人类的‘童年时代’或‘青年时代’等同起来的方程式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和荷尔德林都作过这样的比喻”^⑤。如果我们的推论不错，那么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来源与荷尔德林的思想也有某种渊源关系，并且很有可能对海德格尔的同类思想产生过影响。詹明信就“觉得海德格尔思想中某些成分同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这就是所谓实用的海德格尔：这个海德格尔大谈工具和生产”^⑥。我们在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中很容易看到某些与马克思相似的理念，海德格尔所说的有关希腊艺术精神的“本土的本质的基本特征”显然与马克思“希腊儿童是早熟的儿童”的观点相似，而他们共同的渊源有可能就是荷尔德林对希腊人的“天性法则”的阐释。

前已述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孕育了地域批评思想，地域批评思想“辅助”经济学、哲学思想，而地域批评的理论基础也来自经济学和哲学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的理论对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重要性：

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⑦

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人的自然需要同他所居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气候和自然特点的不同决定人的自然需要的不同”，这是一个自然法则。《礼记·王制》说“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⑧爱斯基摩人用海豹作为他们的食物、衣服、居处的来源，中国江南人用鱼米、丝绸、竹木作为衣服、食物、居处的来源，显然受到他们各自所生活的气候、纬度、地域和“地域人种”的影响。但是，这些“自然需要”又不完全由地理环境所决定，它们“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取决于这个国家包括文学发展在内的文化发展的水平。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的物质环境和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阶段来考察人的自然需求的理论，为地域批评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正如前面提到的马克思运用摩尔根的理论把“出现了用诗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梭伦时代归属于“野蛮晚期特点的氏族制”一样，文学是社会文明发展阶段的产物，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学思潮和文学风格，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归根结底受到推动它们发展的国家所处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的制约。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或者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文学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地域“标记”。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地域批评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他所强烈关注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只有在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过程中才能确认人作为个人存在和作为类存在的存在。地域批评是对文学的地域性和地域中的文学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无论研究文学的地域性还是研究地域中的文学，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包括异化劳动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手稿》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⑨，这一观点超越了审美与实践的二元模式，主张一种审美的人地关系。这种审美的人地关系通过艺术实践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地域特征。因此，地域批评就不能仅仅是对文学中的阳光、空气、水、气候、土壤、植物等地域环境要素或

自然景观的批评,应该而且必须剖析文学中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只有这样,才能阐释清楚文学作品中的地人关系,全面揭示出文学地域性的本质及其美学价值。换句话说,“人本学的自然界”与前面讲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筑就了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的理论基础。

结 语

从经济学、哲学角度看,马克思实际上是在研究经济学、哲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学作品的经济学、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并且通过“转换文学”的形式将这些源于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与经济学、哲学理论相融合,扩大了经济学、哲学理论的传播对象及传播领域。当时的传播对象主要是需要培训和教育提高的工人阶级,而以简洁、形象的手段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主要任务之一。从文学批评角度看,通过这种“转换文学”或“双重置换”表现出来的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形成了一种隐性的批评形态,即地域批评思想蕴涵在经济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中,这种隐性的批评形态也可以叫做“被遮蔽的空间”。自然规定性和历史想象力是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重要内容,它的美学渊源主要来自德国古典美学。“人本学的自然界”与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的理论基础。总之,地域批评是马克思文学批评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被遮蔽的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至今仍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31页,第2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④⑤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 [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第413页,第188—189页,第412页,第86页,第382页,第154页,第45—46页,第77页,第550页,第466页,第3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⑥⑦⑧⑨⑩⑪杨柄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下),第678页,第682页,第665页,第700页,第670—671页,第62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⑫⑬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上编,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第52页,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⑭古·德·波蒙(又译古斯塔夫·博蒙)说,托克维尔的著作主要描述美国的制度,而他的这部小说“只打算描述美国的风俗。……由奴隶制和奴隶种族导致的偏见,构成了本书的主题”。[法]古斯塔夫·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裴亚琴译,“前言”(第8—10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7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⑯ [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柏敬译校,第4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⑰⑱⑲⑳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195页,第559页,第538页,第19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⑳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第24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㉑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第1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㉓杨柄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上),第31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

㉔苏贾认为,“在马克思及后期的关于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的著作中、在对十分清楚地出现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的城镇—乡村的对立进行同样的空间阐述中以及在马克思著作的其他地方,均内在的含有对空间的强调”。[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第13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㉕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程世波译,阎嘉主编《文学理论读本》,第21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㉖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㉗⑳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第325页,第326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㉙孔颖达《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第133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兰芳